

母亲是五月的诗魂

□丁太如

被季节涂抹的精彩
是故乡亘古不变的油画
母亲是油画中的主角
踽踽地从散发乡土气息中
用一生呵护的一亩二分地中走来
母亲拾穗的姿势
丰富了太多童年的渴望
陪伴我从故乡到远方
被雨水诠释的季节
是村庄喜怒哀乐旋律
母亲是旋律中的音符
蹒跚地从深深浅浅脚印中
用一生呵护的谆谆教导中走来
母亲温柔的目光
滋养了太多童年的梦想
陪伴我从咿呀学语到长大成人
被乡愁牵挂的远方
是游子挥之不去的诗句
母亲是诗句中不朽的诗魂
踉跄地从言传身教中
用一生呵护的羽翼飞翔间走来
母亲活跃灵感
灵动了太多童年的感悟
陪伴我从出生到生命的尽头

风是一个

□汪兴来

我看见风
走路的样子
像一个熟悉的人
喜欢悄悄推开夜色的窗
从窗外月光的世界走进来
脚步迈得很轻盈
让人感觉到夏的凉意
风的眼里总藏有一道光
像一颗来自遥远的星星
在向你不停地眨一眨眼
鼻孔里有时还闪着泪花
夹杂着喜悦和悲伤
风也是多变的
变得更加警觉
因为风的耳朵
总能听见
她的孩子
呼喊妈妈的声音

母亲不知道母亲节

□胡在勋

太阳从西山渐渐沉下去
我们在院坝头讨论一个话题
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什么日子
母亲迷惑地看着我,似乎我还没有一茬庄稼,长得让人明白
身体不好尽量不要劳动
看着母亲布满皱纹的前额
我避开前一个话题
母亲看一眼鸡圈,神色躲闪
双手在围裙上搓了搓
一个年近八十,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耕地和庄稼的老人,除了二十四节气
似乎只有春节、端午和中秋
对不知道母亲节的母亲
还有什么能比庄稼和牲口让她感兴趣呢

彼时旧裙,别样母爱

□耿艳菊

母亲在晒霉。
我推开大门,院子里,东一根,西一根,扯满了绳,甚至家里能移动的床也摆到了太阳底下。一院子的花花绿绿,厚的、薄的、年代久远的,这些多半是我们姊妹几个过去的衣服,母亲总是珍藏着。
每年,她都会不厌其烦地晾晒几回。我们不愿意她那么辛苦,常常劝她:那些衣服留着也没用,不如扔了吧,省得年年麻烦。然而,她有她的理由:你们大了,东的东,西的西,也只有这些衣服能在身边陪我了。任谁也说不动,只好由她。
她吃力地抱着一大堆衣服,趑趄着从屋里出来。我急忙跑过去接着,放在了树旁的一张床上。这时,床上一件绿色的衣服吸引了我,拿起来一看,原来是十几年前的绿裙子。母亲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保存得很好。只是时间的淘淘洗洗,它由深绿褪成了浅绿。
犹记得那年夏天,从来不穿裙子的我缠着母亲,一定要她给我买条好看的裙子。母亲也很为难,生活拮据,根本没有闲钱。后来,母亲竟打起了院里葡萄架上葡萄的主意。她每天早爬起来,摘上一篮,拿到镇上去卖。几天后,母亲扯回了一块深绿色的棉布。会缝纫的母亲,自己裁剪、自己设计,给我做了一条又合身又别致的连衣裙。
穿着它,总有赞叹的目光,我觉得我的世界也跟着绿意融融了。整整穿了两夏,直到不能再穿

了才搁置起来。
其实,这绿裙子的后面还有一段隐秘的年少心事。
那时我悄悄地喜欢上了教几何的老师。他刚从学校毕业,帅气风趣,比我们也大不了几岁。对几何深恶痛绝的我,突然一下子就喜欢了令人头疼的图形。他也很关注我,我们经常在一起研究习题。一向不加修饰的我,开始注重自己的外表了,不由自主地常去照镜子。可是,暗淡的衣衫总让我很自卑。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成为了母亲,不想再隐瞒她了。于是,我拉过母亲,让她坐在树下的凳子上,把关于裙子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她。
母亲听完,却笑着说:“我知道的。我还曾找过你那位老师呢。孩子,这很正常的,我也是从你这个年龄过来的。”
原来母亲早就知晓!我当时偷偷地给几何老师写了一封信,过了好多天,他才回,信上表达的只是老师对学生的一种情谊,并无其他。这以后,他仍然对我很照顾,常常鼓励我,渐渐地,成绩中等的我在学习上越来越优秀。同时,那份懵懂的情意也越来越淡。
没想到,我大字不识的母亲以最漂亮的方式让她的女儿度过了最危险的年龄。那个时候,我刚刚十六岁。
我反复摩挲着这条绿裙子。我知道,它不仅给了我自信,还给了我一条明亮的路。

母爱,温柔的力量

□陈 陈

世界上若有比温柔更温柔的词
那必然是“妈妈”
自我们初识那一刻起
她便成为了我的妈妈
她是我睁开眼见到的头一个人
她是我开口说出的头一个词
她牵着我的手
伴我从懵懂走向风华
可她并非天生就是妈妈
也曾是无忧无虑的女孩啊
来自山川与海
却为昼夜、厨房与爱所困
她见过凌晨三四点的窗外
她做过数不清的美味
她说过无数次“路上小心”
一句“妈妈”
让她不能倒下不能软弱
如今
高跟鞋在角落里积满灰尘
肖像画在抽屉里泛黄

斑白的两鬓,头顶的银丝
佝偻的脊背,凸起的小腹
扶墙而行,已无脚步声
身上膏药味,久久不散
时光悄然流逝
母亲的身影满是岁月痕迹
我多希冀光阴能够倒转
让她重焕青春的光彩
往昔不可追
我唯有在心底默默祈愿
愿母亲的晚年幸福安康
愿她的笑靥如夏花般绚烂
我会紧紧握住她的手
伴她走过每一个寒暑
用我的爱温暖她的心窝
让她明了,她永远是我的至爱
妈妈,你的爱如海洋般深沉
你的付出永远难以估量
在我心底,你是超伟大的人
值得我永远敬仰与爱戴



母亲 周文静 摄

我与母亲聚少离多的日子

□王 芳

初夏的风,从窗外吹来,浓郁花香一阵阵袭来。日子过得飞快,不知不觉间,我来香樟之城已经20年了。在这座美丽的城市,我工作顺利、家庭和睦,日子过得还算舒心,按理来说我应该满足。可在午夜梦回、明月照窗之时,忧伤如丝一样缠绕捆绑住了我,思绪顺着这忧伤的细丝飘出窗外,飘过城市,飘过长江,飘向苏北小城。我突然心悸起来,原来我的忧丝来源于对母亲的牵挂,我那已进入耄耋之年的老母亲就住在黄海小城里。
想起母亲,我突然一阵心慌,这个礼拜因为忙,竟然忘记和母亲通话了。
这些年,我和母亲是靠一部老人手机联系的。电话里通常是母亲和我絮叨家庭琐事:弟弟家孩子读书如何,妹妹又买了新房子,她小菜园里的黄瓜、豆角、香葱、土豆长势如何。而我最关心的还是她的身体,母亲总是说,她身体很好,自己还能骑车赶集听戏。
多年通话我已经习惯了母亲的絮叨,要是几天听不到她的声音,心里会不踏实。我连忙拨通母亲电

话。接电话的是妹妹,问起母亲,妹妹欲言又止,后来才吞吞吐吐告诉我,母亲生病住院了。我一下子冒出火来,妹妹说,是母亲不让她告诉我的。听妹妹这么一说,我的眼泪顿时止不住地流了出来,多少年啊,母亲对我都是报喜不报忧。这几年,母亲总被病魔纠缠,先是患胆囊炎,切掉了胆囊,后种菜摔伤,一次比一次严重。
每每到母亲躺在病床上,我就寝食难安,多想插上翅膀,飞到她的身边。给她端一杯茶,削个水果,尽我这个长女的孝道和责任,却因我远在他乡不能实现。而这次不管多忙我必须请假回家。
我连夜赶回家,一大早带着母亲转到市里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抽血、化验,做核磁、穿刺,母亲这次的病情来势汹汹,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在母亲住院的日子里,我的腰痛复发,又感染重感冒,但也顾不上自己,吃点药缓解一下,又守护着母亲。我和弟弟妹妹坚信母亲定能闯过这一关,果不出所料,经过一个礼拜的抢救,母亲,又从死神手中挣脱,活了过来。在

母亲患病的日子,弟弟妹妹们也放下手中的事情,日日夜夜守护母亲,妹妹熬小米粥、鱼汤、鸽子汤、鸡汤,我给母亲买来她爱吃的奶粉、蛋白粉,慢慢地把她补养得能下地走路了。
母亲病情好转后,夜里睡不着觉,常常想起过去陈年旧事。她说我还没满月,她患上了月子病,没有奶水来喂我,看着襁褓中的我饿得哇哇哭,外婆怕她养不活我,便把我送到别人家寄养,因为那家刚夭折了一个孩子,女主人有奶水能养活我。
到了我周岁,母亲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把钱送到收养我的人家,想抱我回家。可是,那户人家看我长得可爱,拒绝了母亲。那天,老天也无情,好端端下起了大雨,母亲一路哭着回到家,茶饭不思,大病一场,最后经人说和,才把我要了回来。谁知,长大后的我又远嫁了。
母亲问我:“为啥你总是离娘那样远,远到娘常常惦记你,睡不着、吃不下。”我听了,把眼泪偷偷地流在被窝里。母亲,女儿何尝想

离开您。可是,人生的路变数太多,我注定不是守在您身边的女儿。从黄海到江南,母亲,哪一刻,女儿都不愿意离开您。
记得小时候,母亲总是一个下地干活、推磨、挑水、缝衣、做鞋,所有的事情全是自己去扛,当兵在外的父亲帮不上她一点忙。常年累月超负荷的劳动,让她身体严重透支。
我虽在他乡工作,牵挂母亲的心却时刻不曾忘记。逢年过节便回老家,给母亲零用钱,给她买心仪的衣服。母亲收到后,总是高兴地向人炫耀。母亲,我为您做的这么小小的事情,对比您给我生命和养育之恩真是太微不足道了。正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母亲!这辈子,我拿什么来回报您?
母亲,窗外的绿树临风舞动,那是女儿在为您祈福。我愿变成一棵守望母亲安康的常青之树,把祝福挂在心海的枝桠上,愿母亲每一天都健康平安。



哺育 李海波 摄